

(文史集萃)

17863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97.115/50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文史集萃)

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四辑)

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贵州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6.5万 7.5 印张

贵州省期刊登记证第〇五一号(限国内发行)

印数：001—6000 定价：1.40元

前 言

《贵州文史集萃》，是从我省几十个县政协搜集、整理的大量资料中（有的已在当地文史书刊上登载）择其精华而汇成的。这些资料，内容丰富、具体、翔实，基本上都是作者的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较大的可读性。

我们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在于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有益的读物；同时为我省各县政协的文史资料创造扩大阅读和使用范围的条件，以便促使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更好地开展，充分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的积极作用。

由于作者个人经历的局限性，加之我们编辑工作的疏漏，有些资料可能在某些细节上有不尽翔实之处，仅供文史爱好者和历史工作者参考，并欢迎提出补充订正。

编 者

目 录

前 言

- 回忆大战娄山关……………孔宪权(1)
- 回忆陶树清同志……………宋克明(11)
- 一个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典范
——回忆周素园老先生……………宁起枷(16)
- 忆四姐蓝运铮烈士……………蓝运清(22)
- 南下宣传团和民先队的成立……………杜良俭(28)
- “七·七事变”后庐山会议情况……………邓汉祥(34)
- “七·七事变”后运送白银到香港记略……………廖映南(37)
- 抗日阵亡将士杨家骝传略……………胡荣高(39)
- 唐有壬、杨永泰被刺之谜……………陈有光(43)
- 刺汪英雄在贵阳获释……………刘澄清(50)
- 罗启疆的一生……………邓纯儒 李昌权 刘鸿域(56)
- 我所知道的陈纳德与陈香梅……………黎成德(75)
- 独山沦陷大事记……………王绍清(88)
- 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情况点滴……………覃雨甘(96)
- 进军路上的红旗
——记二野军大五分校三大队女生中队…江明霞(105)
- 一四六团赴滇追击李弥……………李金玉(116)
- 我是怎样两次击落敌机的……………朱以隆(118)
- 川黔大道 货畅其流
——记第一支武装护送商业车队……………赵清文(121)
- 我与卫立煌……………陈 铁(遗稿)(126)

监守卫立煌琐记·····	于绛衡 (143)
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所秘密监狱	
——屋顶花园·····	黄 炜 (153)
选举国大代表的片断回忆·····	蒋相浦 (161)
国民党独山末任专员车祖瑜被杀始末	
·····	黄长和 吴龙章 (166)
谢彬与刘竹铭之死·····	陈国昆 (170)
黄齐生先生在遵义“老三中”的二、三事·····	雍文涛 (179)
近代学者、诗人、书画家姚华·····	邓见宽 (183)
竺可桢与贵州·····	徐道恒 (193)
先父致力教育回忆·····	吴行中 (205)
忆著名医师邓光济和岩濑妇佐·····	邓宗岳 (208)
刺袁英烈张先培·····	戴聚一 (212)
戴戡之死·····	何祚伦 (216)
镇远酱园厂创始人舒万龄·····	王天觉 (218)
欧亚烟厂始末琐记·····	唐秋生 (229)
谷兰皋丧事琐记·····	倪如锡 (233)

回忆大战娄山关

孔宪权口述 周珍元整理

巍峨的大娄山山脉象一道天然屏障，绵延横贯于黔北绥阳、正安、遵义、桐梓、仁怀、习水等县。川黔公路从桐梓县的南溪口上山，翻越海拔一千四百四十公尺高的娄山关，下到南面遵义县的黑神庙。《明史》有：“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记载。娄山关向为兵家必争的险关要隘。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到达云南扎西（威信）进行了整编。为了摆脱十万多川军的围追堵截，毛主席和党中央军委选择了王家烈的“双枪兵”注不堪一击的弱点，毅然挥戈东指，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先夺取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准备迎头痛击从贵阳北下的蒋介石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中央军委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红三军团，要求在二月底以前一定要夺取娄山关，打下遵义城。军团首长又命令红十二团、十三团为先锋。我原名孔权，在红三军团四师任侦察参谋，在扎西改编后，取消师的建制，充实战斗部队，我下到十二团任作战参谋。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我们团从扎西出发，十九日在川黔交界处的二郎滩二渡赤水，一举击溃黔军侯之担第五团欧阳文部，接着又由仁怀县的回龙场经桑木、永安，向桐梓县城北面的楚米铺进军。这一带是大娄山山脉的主峰七碗架梁子，海拔一千七百多米，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只有一条山区人民到二郎滩背盐巴的羊肠小道，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巍巍大娄山，离天三尺三，

人过要低头，马过要落鞍。

凛冽春寒，山岭上冻起了明晃晃的“桐油凌”。我们这些来自江西、湖南的红军战士，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凌冻。部队沿着笔陡的石板路向上攀登，一不小心，就有掉下悬岩的危险。战士们风趣地说：“这‘桐油凌’真象是涂了桐油又打蜡，又硬又滑！”

红军战士们不顾天寒地冻，路滑难行，日夜兼程。夜晚，我们打着竹杆、葵花杆、杉树皮火把赶路。连续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我们于二月二十五日深夜到达桐梓城北面，川黔公路上的楚米铺宿营待命。

这时，突然接到军团长彭德怀的通报：彭雪枫、苏振华率红十三团于二十五日下午，在娄山关和王家烈的“双枪兵”打响了，经过反复冲杀，已占领娄山关左侧的制高点点灯山，同时打下了娄山关口。王家烈的部队仍在娄山关下的南坡掘壕据守。军团首长命令十二团在二十六日拂晓赶到娄山关口，替换下经过一天一夜苦战的十三团一营，配合兄弟部队从中路突破，打下娄山关南坡。军团同时命令：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十团从娄山关左翼，由小箐经牛王屯迂回包围板桥之敌；邓国清、张爱萍率红十一团远出娄山关右翼，由小水田经混子场直插遵义高坪大桥，截断板桥和遵义的联系，断敌退路，以围歼王家烈的四个团。十二团接到命令后，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立即召集一营长周定国、二营长邓克明、三营长杨威开会。我们打开军事地图，点着马灯，仔细研究军团首长的作战部署。

战士们听说红十三团在大战娄山关的战斗中，立了头功，巴不得插翅飞上娄山关，同“双枪兵”较量一番。战士们有的磨刀霍霍；有的把步枪、刺刀和子弹擦了又擦；有

的在给手榴弹扎“尾巴”。当时红军的手榴弹是在苏区自己造的，外壳是铁铸的，形状象地瓜，大家都叫它“地瓜弹”。这种手榴弹全靠头部安装的弹簧撞针坠地引爆。所以，在每颗尾部的小铜圈上，都要扎上一尺多长的麻绳，这样手榴弹投出后，才成抛物线垂直落地。

深夜十二点钟，全团紧急集合，成四路纵队，沿桐遵公路向娄山关飞奔。从楚米铺经桐梓城到娄山关约六七十里路。为了在拂晓赶到娄山关，红军战士冒着刺骨寒风，小跑步前进。经过几小时的急行军，拂晓赶到了娄山关下的南溪口。

团长谢嵩约三十岁，湖南平江人，跟随彭老总在平江起义时，还是个班长。在南溪口，他向全团战士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当时的口号是：“夺取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打下遵义城，活捉王家烈！”

这时，隐约听到娄山关南面断断续续的枪声。紧接着关上下来的传令员报告说，敌人从南面的峡谷里，沿公路向娄山关上反扑了，半山腰的哨所已经丢失了。听到关上告急，大队人马沿着陡峭的公路一个劲地向上攀登。

我随团长、政委一道登上娄山关。关上，铺天盖地的雨雾浓云，黑压压一片，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政委钟赤兵是湖南平江人，和我是同乡。他十九岁当红五师政委，扎西改编后任十二团政委，当时二十一岁，比我小三岁。他打仗勇敢、果断。他笑着对我说：“套句旧诗，‘不见娄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娄山关上他形狭窄，人多了施展不开。团长、政委研究决定：由一营接替红十三团一营的英雄们，把守关口，从中路突破；二营为二梯队，部署在娄山关上左侧的山垭口，待机行动；三营留在娄山关北面的半山腰，作为预备队。

从娄山关至板桥三十里，板桥至遵义八十里，夺取了娄山关，便打开了通向遵义的大门。王家烈深知娄山关的重要，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反扑。王家烈命令他的第四团沿遵桐公路北上，从中路增援退守在娄山关下南坡的部队，并命令旅长杜肇华坐镇黑神庙指挥，不惜一切代价扼守待援；第十团宋华轩部、第十六团金祖典部由板桥出发，分别从左、右两翼包抄，妄图夺回娄山关口。

清晨八点过钟，“双枪兵”仗着人多弹足，在轻重机枪密集火力的掩护下，从娄山关下嚎叫着冲上来了。我军在娄山关口上，居高临下，易守不易攻。一营长周定国，湖南祁阳人，从江西出发长征时，就担任一营营长，身经百战，异常沉着。他把敌人放近到三、四十公尺，才一声令下：

“打”！这时，一颗颗拖着“尾巴”的地瓜弹，象离弦的箭飞下山去，一阵轰隆隆的巨响，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进攻队形密集，公路又陡又窄，躲闪不开，象打昏了的兔子，东碰西撞，乱成一团。我军的机枪对着溃逃的敌人猛烈扫射。霎时，进攻的敌人大部被歼，其余的连滚带爬，缩回他们在公路上挖的战壕里去了。敌人的第一次反扑被打退了。

这时，政委钟赤兵要我带着几个侦察兵，爬到右侧的山峰上选择一个有利地形，准备侧击敌人，断其退路。娄山关两侧的山峰高、尖、陡、峭，难以攀登。我们抓住葛藤、树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峰，只听见山下的枪声响，却看不见山下的射击目标。因为那时娄山关两侧的山峰上，长着茂密的森林，遮天蔽日，什么也看不见。我回到关上向钟赤兵政委作了报告，只好放弃这个打算。于是敌我双方都围绕着那条又陡又窄的公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一营打退了敌人多次的反扑。约十点过钟，“双枪兵”

使出全部吃奶的力气，作最后的挣扎。这回敌人的军官亲自在后面督战，用手枪逼着士兵往前冲。敌人的轻重机枪不断喷着火舌，掩护敌军冲锋。一营长周定国决定反击敌人，并以一连为先锋。一连长见敌人冲上来了，环顾四周，大声命令道：“上刺刀！取出马刀！”待敌人靠近了，一批手榴弹投出之后，趁着烟雾弥漫，一连长举起马刀大声喊道：“同志们，冲呀！”红军战士挥舞马刀，一个个如猛虎下山，冲入敌群，横劈竖砍。王家烈的“双枪兵”不堪一击，哪里是红军的手。直杀得敌人喊爹叫娘，丢盔弃甲，退潮般地垮了下去。一营乘胜追击，冲锋号声、喊杀声、枪炮声震耳欲聋。团长谢嵩高兴得跳起来，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大家都为一营的胜利而欢呼：“‘双枪兵’被打垮了！敌人滚下山去了！”

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半山腰突然响起了一阵阵猛烈的轻重机枪声，红军的冲锋号声和喊杀声顿时消失了，团长刚才那高兴的面容一下变得焦急了。我意识到前进道路上发生了意外的情况。这时，通讯员从山下回来报告，说一营的先锋部队突然遭遇敌人密集的机枪射击，因冲得太猛，队形密集，在狭窄的公路上展不开，伤亡较大。团长谢嵩见一营进攻受挫，当机立断，叫通讯员马上回去向一营长传达他的命令：“全部撤回娄山关上！”

二营长邓克明见一营长进攻受阻，主动向团长请战：

“团长，你下命令吧！我带二营冲下去，干掉敌人！”在场的几个连、排干部齐声道：“团长，你就下命令吧！”团长谢嵩考虑了一下说：“同志们，敌人一定要消灭，娄山关一定要打下！但我们不能同敌人硬拼！我们既要消灭敌人，又要注意保存自己。”

这时，在一旁沉思不语的政委钟赤兵，似乎考虑好了新

的作战方案，走过来对二营长邓克明说：“我们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宝贵的革命力量，不能同敌人硬拼！我们要想办法战胜敌人。”

二营长邓克明约二十七、八岁，湖南益阳人。他知道政委心中有了新的打算，急忙问：“政委，你有什么新的打法就赶快下命令吧！二营保证坚决执行！”政委说：“你赶快从各连挑选几十名射击、投弹、刺杀技术过硬的战士，组成一个突击队，听候命令！”

这时，娄山关左侧的山峰上，响起了军号声。团部司号员一听是军团首长的调号音。因当时缺乏通讯设备，团一级没有无线电台，在战场上全靠传令员或军号音联络。司号员从不同的长短音来区别不同的联络号音。听说是军团首长在大山顶上传来的调号音，团长、政委和我急忙从左侧山垭里爬上山顶，一看，是彭德怀军团长带着传令排亲自到第一线指挥战斗来了，他正拿着望远镜观察地形。彭老总和红军战士一样艰苦朴素，身上穿的是灰布军装，头上戴着八角红星帽，脚上穿的是草鞋，背上背个写有“中国工农红军”字样的斗笠。传令排的战士每个人的左臂戴有一个红布套，上面绣着“传令员”三个白色的字作为标记，在传递军团长的命令时，沿途畅行无阻。传令排的战士们，同时还担负着军团首长的警卫工作。

见面后，团长谢嵩简要报告了战斗情况，政委钟赤兵汇报了下一步准备先用突击队扫清障碍，从中路突破的作战方案，请示彭德怀军团长，他听后点头同意了。

接着，彭总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敌情。一方面，前一天被红十三团击溃的王家烈第六团的刘鹤鸣部，不断组织反扑，妄图夺回娄山关左侧的点灯山制高点；红十团在娄山关下左侧的牛王屯一带同敌军宋华轩的第十团接上了火；王家烈还

电令仍防守在娄山关南面黑神庙一带的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待援。另一方面，蒋介石的中央军吴奇伟的五十九师、九十三师日夜兼程，从贵阳赶来支援，已到达乌江，一、两天内便可到达遵义城。根据上述情况，彭德怀军团长要求我们立即从中路突破，打下娄山关南坡，配合兄弟部队围歼王家烈的守敌四个团，在二十八日前打下遵义城，准备迎击吴奇伟的中央军。彭总说，形势严重，时间紧迫，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除此没有什么别的道路可选择。我们当即表示：“坚决执行命令，立即把敌人赶出娄山关南口！”

当我们回到山垭里，二营长邓克明已组织好了突击队。突击队员们每人身背步枪一支，马刀一把，手榴弹六至八颗，子弹十五发，个个膘悍强壮。政委钟赤兵向大家传达了彭德怀军团长的命令，号召突击队员们发扬红军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同“双枪兵”决战到底，坚决打下娄山关。战士们听说彭德怀军团长亲临前线指挥，很受鼓舞。突击队中的党团员带头表态：“坚决同敌人血战到底！”“不把‘双枪兵’赶出娄山关南坡，决不收兵！”

团长、政委研究决定，突击队由我亲自带领，指挥战斗。我们的任务是，冲下山去，摧毁敌人沿公路设置的一道又一道障碍，为大部队从中路突破前进铺平道路。

我军的机枪居高临下超越射击，压制敌人火力，掩护突击队向山下发起冲击。我随身带着通讯员小谭（湖南湘潭人）和四个司号员，沿公路的左侧进攻；排长宋福朵（江西永兴人）带着部分突击队员沿公路的右侧进攻。为了减轻伤亡，每隔一两公尺一个人，以公路两旁的石头、岩壁作依托，趁我军的机枪压制住敌人火力的时机，或是敌人机枪射击的间隙，采取跳跃式前进。当我们快接近敌人在公路上设置的第一道战壕时，我叫四个吹号员吹起冲锋号。山下听到

号音后，机枪停止射击，我们立即向敌人阵地投出手榴弹，趁机冲上去，挥舞马刀，犹如砍瓜切菜，吓得“双枪兵”瘫软在地上，举枪投降。在几华里长的陡坡上，我们一连突破了敌人沿公路设置的十多道障碍，象赶鸭子似地把敌人打退到娄山关下面的黑神庙。我带领突击队冲到距黑神庙还有百把公尺的地方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五、六十人的突击队经过多次冲杀，伤亡不少，这时能参加战斗的人，包括轻伤不下火线的只剩下三、四十人了。经过昨晚一夜的急行军，加之今天一整天的战斗，战士们又累又渴又饿。

这时敌人从板桥来的援军赶到了。敌人见我们人数不多，尚未站住脚，立即向我们发起了猛烈的反扑。冲在前面的一股敌人约有百把人。我们只好利用敌人在公路上挖的战壕、砍倒的大树作为掩体，进行抗击。排长宋福朵在公路的右侧、我在左侧指挥战斗。当时，我们的子弹不多，每放一枪不击毙敌人，也要打伤他。我一直把敌人放近到二、三十公尺的距离才下令射击。我挥起十响的“连珠匣枪”，通讯员小谭端起“格蚤笼冲锋枪”扫射，一连打倒了敌人十多个，但后面的敌人又冲上来了。排长宋福朵和战士们投出手榴弹，炸死炸伤不少敌人，进攻的敌人才慌了。因为当时王家烈的部队没有手榴弹，一见手榴弹爆炸，吓得要命。趁烟雾弥漫敌人混乱之机，四个司号员吹起冲锋号，排长宋福朵、班长王益桥、红小鬼殷希福等红军战士，跃出战壕，冲入敌群，一阵乱砍，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反扑。

敌人仗着人多枪弹足，不等我们喘息，又组织第二梯队进攻，并集中轻重机枪以极为猛烈的火力掩护。敌人快冲到阵地前沿，排长宋福朵在向敌人投掷手榴弹时，不幸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击中了胸部，倒在战壕里了。在一旁的班长王益桥（湖南祁阳人）、殷希福（共青团员）和红军战士看见排

长牺牲了，怒火万丈，挥舞马刀，冲出战壕，同敌人展开了肉搏。班长王益桥、战士殷希福接连劈倒了好几个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了。在娄山关争夺战中，眼看战士们一个又一个倒在血泊中，我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站起身来用手枪射击敌人。突然感到身子往后倾斜，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上。通讯员小谭见我的右腿受了伤，急忙俯下身子要为我包扎。这时，敌人喊叫着冲上来了。我命令小谭赶快射击敌人，不要管我。我一个翻身滚到路边的水沟里，强忍着剧烈的疼痛，用十响的“连珠匣枪”又撂到了几个敌人。这时，我的八十发子弹只剩下三发了，在这危急的关头，政委钟赤兵和一营长周定国带着大部队赶来了。他一面命令一营在正面阻击敌人，一面命令担架队将我抬到南溪口去包扎。钟赤兵政委安慰我说：“安心下去养伤，我们一定把敌人打回去。”这时，邓克明率领二营冲下来了。他见敌人还在疯狂反扑，主动带领战士们从右侧迂回，抢占了制高点，居高临下，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侧击敌人。敌人两面受夹攻，才向黑神庙前面的偏岩子溃逃。

担架队将我抬到娄山关北面的南溪口战地卫生所时，由于我的右腿胯骨被打碎，伤势很重，流血过多，嘴唇干燥，冷得浑身直打颤。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外冒。当时没有什么止痛药，卫生员见我痛得厉害，倒了一小铜杯吗啡水给我喝，作为麻醉止痛。我刚包扎好，政委钟赤兵被敌人打伤抬回南溪口来了。他的右腿被九子枪打伤，撕开了一大块肉。他来时我的头脑还清醒，只是心头发慌。我问他：“伤得怎么样？”他说：“不要紧”。他反而安慰我说：“部队已把敌人赶出黑神庙前面的偏岩子了，仍在继续追击。”听说敌人被赶出了娄山关，那时有说不出的高兴，剧烈的伤痛似乎也减轻了几分。

二月二十七日，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王家烈驻守在娄山关和板桥一带的四个团，大部被歼，残敌逃回遵义城去了。在这次战斗中，红军击毙了王家烈的一个营长陈世云，击伤旅长杜肇华。战斗结束后，从俘虏口中得知那天敌人在黑神庙反扑，是以每人五十元大洋或五十两大烟的重赏，组织的敢死队，妄图夺回娄山关。难怪“双枪兵”那样亡命。

二月二十八日，以红十一团为先锋，我们三军团胜利地攻下了遵义城，实现了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之后，我们才知道军团邓平参谋长在指挥攻打遵义时不幸光荣牺牲。

注：“双枪兵”，是指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

（原载《遵义文史资料》第六辑）

回忆陶树清同志

宋克明

一九三六年夏初，在贵州省毕节县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国民党中央军暂编五旅第三营士兵起义，投奔“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起义的领导者、第三营连附陶树清，是我当年的新婚丈夫。我们从起义、到他被捕牺牲，一直战斗在一起。现在，我写的这篇回忆文章，虽然已事隔四十八年，回忆中的人名、地名及一些有关的事物，可能會有误差，但文中的史实却是真实的。

我于一九二〇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城关大东门一个小摊贩家庭。我九岁时，父亲病逝。自此，我姐妹三个依靠母亲摆小食摊卖汤元维持生计。

一九三六年春的一天，一个身穿军装的青年军官到我家摊子上来吃汤元。当时我母亲做的附油汤元在毕节小有名气。那时我才十六岁，在摊子上帮忙。在与这个军官的交谈中，知道他叫陶树清，贵州都匀人。他二十二、三岁，浓眉大眼，面孔黑黝黝的，中等个子，镶有一颗金牙。他谈吐爽快、乐观，给人留下生气勃勃的印象。

陶树清对我说：“我很快要走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带你出去看看。出去好，将来有出路！”

我说：“如果出去好，有出路，我就去。”

陶树清接着说：“你准备一下，过几天我派人来接你。”

过了两、三天，陶树清拜托街坊杨大娘来我家正式向我母亲提出这门亲事。但我母亲考虑到：孤儿寡母的，嫁一个